

## 【论 文】

#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张玉艳 杨恕\*\*

**内容提要：**19 世纪中后期，俄国出现了以梅尔加尼、纳吉利、费兹汉尼等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改革家，他们推动了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此背景下，迦斯普林斯基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突厥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教育等新思想，并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人。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个主要载体，但二者之间相对独立。1907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结束后，由于帝俄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终结。

**关键词：**俄国突厥穆斯林 全俄穆斯林大会 俄国民族问题 扎吉德

在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社会状况的学术成果中，国内外学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泛突厥主义”，而且经常把它归入“社会运动”的范畴。所谓“社会运动”，是指一种促成或阻止社会变迁的集体努力，是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或文化的一种功能，涉及一般的社会关系、群众共同思想以及集体行为等问题。<sup>1</sup>泛突厥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俄国鞑靼族知识分子当中，但将其广泛传播的则是奥斯曼土耳其，至少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泛突厥主义从未达到社会运动的程度。这便是本文使用“突厥穆斯林运动”而不使用“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原因。当然，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泛突厥主义的作用。

## 一、 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问题，一直是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基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群体在俄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1897 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穆斯林是帝俄仅次于东正教信仰群体的第二大群体，有约 1400 万人。到 1917 年，俄国境内的穆斯林增长至 2000 万人。俄国大部分穆斯林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仅在今阿塞拜疆境内什叶派占多数。在俄欧洲部分，穆斯林约占当地居民总数的 4%，主要分布在乌法省、喀山省、奥伦堡省、阿斯特拉罕省、萨马拉省。在俄西部和西伯利亚，穆斯林人数很少，但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占当地居民的 1/3，在中亚地区则超过了 90%。<sup>2</sup>现在，穆斯林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宗教群体（2010 年人口普查为 1500 万），而且由于穆斯林移民的到来、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以及俄部分民众改信伊斯兰教，俄罗斯穆斯林人数增长较快，有资料称，已超过 2100 万人。<sup>3</sup>也就是说，国土面积的缩小（苏联解体造成）并没有降低穆斯林群体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当前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重视俄国穆斯林社会的一个基本考虑，其中就包括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重新解读。

从研究历程来看，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关注，在不同

\*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59-179 页。

\*\* 张玉艳，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管理学院讲师；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sup>1</sup> 李天任、蔡顺慈：《中华百科全书》（典藏版），1983 年，<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257>

<sup>2</sup> Арапов Д.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1. С.27.

<sup>3</sup> Сколько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проживает? 10-06-2015. <http://fb.ru/article/189076/skolko-musulman-v-rossii-projivaet>



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立场。在 1860-70 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中，俄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穆斯林民族精英参与政治议程的权利受到更多限制，不仅代表名额被大大减少，而且代表的选举也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督；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俄国穆斯林当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鞑靼族当中，这也推动了知识精英走向成熟。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和两个知识分子中心（喀山和卡尔加拉），它们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使俄国穆斯林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种情况与当时兴起的“穆斯林东方的觉醒”以及愈发紧张的国际局势，都使帝俄政府更加重视其境内的穆斯林问题，彼时出现的各种相关的官方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sup>1</sup>当时的学术研究比较薄弱，研究力量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从侧重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到逐渐侧重共同的民族身份（所谓的“突厥人”）的变化，但整体上还处于启蒙阶段。

苏联时期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和为政策服务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进行了民族识别划界和打击反苏的穆斯林武装力量，当时官方主导下的学术研究目的，是要逐渐弱化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为此，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俄国穆斯林历史上形成的区域和民族差异性及其影响；<sup>2</sup>二是 1930-80 年代，特别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不同的对立阵营当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包括苏联穆斯林在内的广大穆斯林群体中非常激烈。特别是土耳其和一些西方国家，曾多次利用泛突厥主义思想拉拢苏联的穆斯林，因此，不少学术研究开始从历史角度批判俄国穆斯林、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思想。例如，在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А·阿尔沙鲁尼和 X·加比杜林在 1931 年出版的专著《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概论》中，就把泛突厥主义描述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sup>3</sup>上述两个出发点具有相同的立场，即否定俄国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和历史作用，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虑，对泛突厥主义进行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以此全盘否定俄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作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分裂主义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与生活在分裂地区的普通民众进行差异化对待，是非常重要的。

苏联解体后，新一轮的研究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近年来，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的一批突厥穆斯林人士，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不仅强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整体的爱国意识，而且大有要为迦斯普林斯基、（泛）突厥主义、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

<sup>1</sup> 相关内容可参考 Хасаншин Г.Р. Проблема «татаризации» не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Волго-Ур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м делам 1914 года //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4. №.4.С.217-227; Арапов Д.Ю. Русский посол в Турции Н.В. Чарыков и его «заключение»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1911г. //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2. №.2. С.48-164; Гусева Ю.Н.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отражение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ОГПУ (1922-1923 гг.) // Известия Уфим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3. №.1. С.86-92; 等。

<sup>2</sup>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 Касымов Г. Очерки по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и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 среди татар до и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Казань, 1932; Тарджемани К. Предыдуще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ш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 Ислам маджалласы. 1925. №.5-6. С.194-204; Шигабдинов Р. Улама и реформы 1920-х годов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 Pax Islamica. 2009. №.1(2). С.60-67; Набиев Р.А., Хабутдинов А.Ю.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20-1940-х гг.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Среднем Поволжье. Казань, 2002; 等。

<sup>3</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р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Безбожник, 1931. С.47.



会等正名的态势。<sup>1</sup>如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明基梅尔·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认为，“19 世纪出现在鞑靼人当中的改革派扎吉德提倡革新伊斯兰教并对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开放，因此，俄国的伊斯兰教才变得更加世俗，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更加包容。”<sup>2</sup>近年来，他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些与这些内容有关的活动。如，2005 年 11 月在下诺夫哥罗德市举办了纪念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 100 周年研讨会，2006 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场突厥穆斯林运动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它视为现今俄联邦突厥语共和国民族分裂主义的源头。究其原因，就在于泛突厥主义产生于这场运动，并屡次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这也是俄政府对任何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思想和行为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所在。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金融法律大学政治学家 А·Б·季科夫（Диков А.Б.）认为，这场运动为俄联邦几个主要的突厥语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萨哈/雅库特/）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升提供了重要基础。他指出，通过这场运动，帝俄时期的突厥穆斯林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虽然起初这种认同没有对帝俄的国家统一构成巨大威胁，但在政治化后的泛突厥主义的长期宣传之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 2000 年代俄罗斯中央化进程的不完善以及突厥语共和国地区政治家忠诚度不高，民族分裂主义在这些共和国境内得到发展；俄联邦法取消这些共和国的地区总统任期制和 2016 年 7 月通过的一套全新的反恐法，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共和国境内潜在的泛突厥主义和主权化支持者。<sup>3</sup>俄罗斯学术界呈现出这种状况，不仅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和立场不同。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主要突厥语民族的发展，俄罗斯学术界势必会作出更多的回应，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分歧，其中就包括如何评价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

## 二、 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

在俄国穆斯林社会中，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共同的身份并未被特别强调，而是默默地存在着。到 19 世纪中叶，随着欧洲突厥学研究的兴起，特别是受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 年）的影响，俄国穆斯林精英在越来越感受到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压力的同时，开始尝试从突厥语民族身份中寻找出路。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对俄国喀山鞑靼人的重要影响。因为对他们而言，坦齐马特改革不仅是一场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基础<sup>4</sup>，更为重要的是，它恢复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与喀山鞑靼族改革家之间的传统关系和联系，

<sup>1</sup>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Гилязов И.А. Германская Служб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Восток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ечат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сред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5. №.2 (44). С.103-115; Iskander Gilyazov I. "Foreign People" in the Percep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Muslims of Russia as an Object of Study// Terra Sebus. 2016. №.8. P.335-344;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авказ: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14. С.79-95; Сагушиева Л.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статуса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13. №.1. С.39- 43; Арапов Д.Ю.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сток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В. Фрунзе// Исла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2016. №.3(12). С.127-138; Гусева Ю.Н. Борьба за женщину: татарка-мусульманка в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актиках средневожских исламских общин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2012. №.4. С.72-78;等。

<sup>2</sup> 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 У России нет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 2002. №. 46-47(24602).

<sup>3</sup> Диков А.Б.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и институты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тюрк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Росс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4. С.101-112.

<sup>4</sup>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sup>1</sup>鉴于此，阿雅斯·伊沙基（Ayas Ishaky, 1878–1954 年，鞑靼民族运动家、作家、政论家）在描述当时突厥语世界出现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加强时，非常直白地说：“在反抗守旧落后的传统中，鞑靼进步人士从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中找到了精神支持”。<sup>2</sup>但是，与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社会各领域进行改革的坦齐马特改革不同，由于俄国社会条件和鞑靼人自身力量的限制，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点是宗教、教育和历史问题，并对突厥民族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影响力较大的改革家有希哈别金·梅尔加尼、凯尤姆·纳吉利、胡赛因·费兹汉尼等。

神学家、历史学家希哈别金·梅尔加尼（Сихабеддин Мергани 或 Шигабутдин Марджани, 1818–1889），是当时在俄国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家。喀山鞑靼人梅尔加尼，20 岁之前一直在其父亲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之后到中亚的两大宗教中心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求学。求学中亚期间，梅尔加尼开始反对当地阿訇的教条式教学，并积极参与神学问题争论，提出了神学与宗教分离和回归原始伊斯兰教两大目标<sup>3</sup>，这对他后来提倡的伊斯兰改革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梅尔加尼的主要贡献，是努力使伊斯兰教在突厥人的生活中摆脱国家（集权化）的控制，认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方式。此外，梅尔加尼最早提出了伊斯兰教可以与西方共存的观点，呼吁恢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整体而言，梅尔加尼学说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大原则：（1）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找出古兰经里提出的宗教问题的答案；（2）应该从小学开始教授古兰经、哈底斯（即《圣训》）和伊斯兰教历史；（3）必须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4）应该停止盲目服从；（5）应该清除中小学里形式主义的、中世纪的教学大纲；（6）欧洲知识和使用俄语教学不应与穆斯林教育相冲突。<sup>4</sup>梅尔加尼的思想在怀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喀山鞑靼人上层当中影响很大，特别是鞑靼商人。由于鞑靼商人的足迹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遍布俄国全境，因此梅尔加尼的思想逐渐传播到了俄国东部、哈萨克草原、突厥斯坦等地。事实上，梅尔加尼是第一个反对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和禁锢妇女的人，也是第一个研究鞑靼突厥母语的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的鞑靼人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民族复兴运动。

凯尤姆·纳吉利（Кайюм Назири 或 Абдул Кейюм Насири, 1825–1902 年）的思想，比梅尔加尼更进一步。纳吉利是一位接受过伊斯兰宗教学校教育的现代主义者、教育家、改革家和作家，曾在俄国东正教神学院教授鞑靼语，后在喀山师范学校附属鞑靼小学任教，<sup>5</sup>1871 年在喀山办学。在鞑靼民族复兴运动中，纳吉利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要保存并弘扬喀山鞑靼人的文学遗产。为此，他搜集了大量喀山鞑靼人的文学作品并汇编成了两本百科全书。第二，纳吉利在绘制鞑靼人日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帝俄政府禁止出版鞑靼语报刊后，纳吉利成为第一个用日历方式将他所收集的民族文学形象融合到大众印刷品中的人。利用这种宣传方式，纳吉利增强了喀山鞑靼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也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最后，纳吉利使用掺有奥斯曼语和察合台方言的喀山-鞑靼突厥语进行写作。他努力完善这一语言，使其成为标准语，使普通大众都能明白和使用这种语言。<sup>6</sup>此外，他还撰写了两本最早的鞑靼民族语言教材《鞑靼语音词典》和《语法教科书》，<sup>7</sup>因此被誉为鞑靼标准语的奠基人。

第三位著名的改革家是胡赛因·费兹汉尼（Хусейн Фейзхани 或 Хусаин Фаизханов，

<sup>1</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Алматы: Санат, 2006. С.154.

<sup>2</sup> Ayas Ishaky. Idel-Ural. Paris: Wschod, 1933. P.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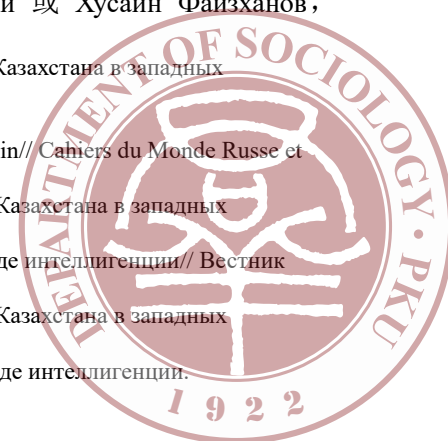
<sup>3</sup> Lazzarini Edward J. Gadid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view from with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5. №.2.

<sup>4</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2-153.

<sup>5</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естник Западн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1.

<sup>6</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sup>7</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826-1866年)。费兹汉尼接受的是欧洲式的东方学教育，因此他宣扬鞑靼文化的西方化和教育体系、教学大纲的完全现代化<sup>1</sup>，企图借助的力量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sup>2</sup>例如，在《宗教学校改革》(Islah-i-medaris)一书中，费兹汉尼认为，应该在喀山开办按照欧洲模式教授伊斯兰教、俄语和世俗课程的高级学校。但是，在梅尔加尼看来，费兹汉尼的教育改革方式过于冒险，具有为俄罗斯化广开通道的危险。<sup>3</sup>尽管如此，19世纪90年代，费兹汉尼的支持者们还是在奥伦堡、喀山、乌法、托木斯克、维亚特卡省等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进行了教育改革实践，只是这些实践迅速融入了扎吉德运动的洪流之中。

努力追溯“伟大的过去”，也是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不仅宣扬伏尔加布加尔王国和喀山汗国的辉煌，而且还探讨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卡西姆王国、奥斯曼帝国对本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力图构建统一的突厥-鞑靼史，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民族统一的历史根源和标准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历史根源和宗教构成了鞑靼人的统一。梅尔加尼在发出“鞑靼主义”的先声后，也把这一思想宗旨纳入了全突厥、全穆斯林的概念轨道上。这样，穆斯林突厥-鞑靼认同的观念，在这一时期鞑靼人的学术作品中就牢固地确立起来了。例如，Г·Ф·费兹汉诺夫(Г. Ф. Фаизханов, 1850-1910年，伏尔加河鞑靼穆斯林活动家)曾写道：“今天，生活在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坦波夫、奔萨、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奥伦堡、乌法、彼尔姆、维亚特卡的所有的穆斯林，和生活在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的所有穆斯林，以及撒马尔罕、希瓦、浩罕、塔什干、突厥斯坦的当地民众，和高加索的一半穆斯林——上述所有人都来自同一血源、同一部落，是同一个突厥祖先的子孙”。<sup>4</sup>这种观点虽然根据不足，但却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俄国突厥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是伴随着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宗教自决的兴起而出现的。在初始阶段，俄国突厥鞑靼社会改革运动的特点，是限于学校领域内的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方式和内容的现代化，拒绝并清除其中的经院式的和纯宗教的原则。<sup>5</sup>这种改革虽然也得到了某些开明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和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但他们更加倾向于依靠新兴的突厥穆斯林资产阶级。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现代化，成为团结突厥鞑靼资产阶级的口号。尽管梅尔加尼、纳吉利、费兹汉尼等人在推进全俄突厥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还不是经验丰富的革新者，不是能把斗争目标坚持到底的组织者，因此他们不可能谋求领导地位。而且，当时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尚处于内部对话和争论中，统一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条件还不够成熟。

### 三、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

19世纪末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形成的标志，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梅尔·迦斯普林斯基(Исмаи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 1851-1914)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在法国的留学经历、社会交往活动、与泛伊斯兰主义创始人哲马路丁·阿富汗尼的交往等，使迦斯普林斯基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sup>6</sup>与此同时，在与梅尔加尼、纳吉利等改革家的对话、博弈当中，迦斯普林斯基也获得了很多启发，特别是在

<sup>1</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sup>2</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sup>3</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36. S.45.

<sup>4</sup>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2. №.6. С.644.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5.

<sup>6</sup>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宗教和教育问题上。整体而言，迦斯普林斯基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远离政治到参与政治斗争。迦斯普林斯基对帝俄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起初，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亲俄、亲政府性。例如，在俄国征服突厥斯坦前夕，迦斯普林斯基认为帝俄政府征服突厥斯坦完全合法，俄国应该吞并这个地区，因为俄国是鞑靼统治的继承者。他认为，在俄国，“突厥鞑靼部落的各个分支被塑造成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状况使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保留“伟大的基督教强国”的地位。<sup>1</sup>在他看来，俄国穆斯林的状况，要比西方列强的穆斯林殖民地好得多。后来，迦斯普林斯基开始批评帝俄政府对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认为帝俄政府并未深入认识到穆斯林的教育发展和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反俄倾向明显的政治活动会受到最严厉的限制。<sup>2</sup>因此，为了让受众听到自己的言论，迦斯普林斯基不仅借助寓言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坚持避免谈及政治的原则。但当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日渐高涨，迫切需要政治组织的引导，迦斯普林斯基顺势参与了全俄穆斯林联盟，并在其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2、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与伊斯兰教的统一。迦斯普林斯基认为，伊斯兰教是突厥鞑靼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与梅尔加尼的观点很相似。在他看来，很难说在突厥鞑靼人中存在的民族性和宗教性中，哪一个更重要。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在抵制俄罗斯化中看到了民族存在的前提条件，为此必须使突厥鞑靼人的教育和生活西方化；另一方面，他明白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是未来的唯一出路。伊斯兰的发展趋势与民族的发展趋势混合在一起，只有在民族感形成后，两者之间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而宗教统一也从未被遗忘过，因为伊斯兰教是突厥语民族最强大的武器和最重要的特点。<sup>3</sup>也就是说，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既需要伊斯兰教力量的推动，也需要通过与伊斯兰教的差异来彰显。

3、以文化目标为主的泛突厥主义思想。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副产品，同时也是迦斯普林斯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接受了泛斯拉夫思想，并将其同泛伊斯兰主义的一些要素结合，创造出了一种适合于尚未成熟的鞑靼知识分子需要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迦斯普林斯基用“语言、行为和思想的统一”来界定泛突厥主义的文化目标。在他看来，泛突厥主义的目标，是使俄国境内的突厥语诸民族实现联合，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构建统一的标准语和文化，之后组建政治组织来争取民族复兴。<sup>4</sup>后来，他还认识到，从克里米亚到赫拉特、从君士坦丁堡到喀什噶尔的所有突厥人都支持的统一思想，是形成统一语言的基础。因此，迦斯普林斯基在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两个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统一思想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借助《译文报》和自己的著作，使泛突厥主义思想传播到广大突厥穆斯林地区。1883-1918年发行的《译文报》，是迦斯普林斯基表达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全俄突厥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国外读者的中央印刷品。通过《译文报》，喀山的任何一个突厥人都能知道其他突厥人的情况。与此同时，迦斯普林斯基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多本著作。这些出版物的主题，以捍卫俄国突厥语民族的自由和文化发展权利为主。他宣扬俄国突厥语民族过去和现在历史、精神和文化的统一性，呼吁他们联合起来。<sup>5</sup>在统一语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为突厥语民族创造了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并坚决拒绝在“共

<sup>1</sup>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Известия СОИГСИ*. 2015. №.15 (54). С.25-35.

<sup>2</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9.

<sup>3</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8-60.

<sup>4</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10.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7-158.



同语言”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迦斯普林斯基创造这种“共同语言”，主要是为了出版《译文报》。可以说，《译文报》实现了“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的结合。到1912年，《译文报》的订阅量达到5000份，读者主要分布在俄国、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国，这也正是扎马勒金·瓦利多夫（Джамаледдин Валидов）称“这份小报的影响力要比《新时代报》甚至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大上千倍”<sup>1</sup>的原因。

4、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迦斯普林斯基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借鉴梅尔加尼、费兹汉尼等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照欧洲模式进行学校教育改革的目标。他认为必须在中小学对所有儿童实施义务教育，而且学校应该实现现代化，应该用新教学法取代旧教学法。<sup>2</sup>为此，迦斯普林斯基编写了第一本使用新教学法的教材，于1884年1月在巴赫奇萨赖开设了第一所按照新教学法教学的实验学校，这是迦斯普林斯基对扎吉德运动的主要贡献之一。随后，俄国境内许多地区都开设了新教学法学校。正是在迦斯普林斯基的努力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校开始用突厥语教授自然知识、历史、地理等课程，学生开始按年级分班，教室里出现了现代化的课程表、黑板、地图、杂志等教学工具。接受了迦斯普林斯基新教学法教育的学生，走向俄国各地并在那里开办新教学法学校，这使迦斯普林斯基在俄国突厥穆斯林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此外，迦斯普林斯基还提出了组织教育发展募捐机构、解放穆斯林妇女等口号，从而大大加强了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迦斯普林斯基对俄国突厥穆斯林民族自觉的思想贡献和实践推动，使他被称为“2000-3000万突厥人的精神之父”<sup>3</sup>，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会等活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 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与终结

认为扎吉德运动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载体<sup>4</sup>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扎吉德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为扎吉德运动实际上始于梅尔加尼提出的俄国伊斯兰教改革思想，其主要支持者有纳吉利、费兹哈尼等人。迦斯普林斯基则向该运动提供了具体的方案，在他的领导下，运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即在实践中首先发展人民大众的统一水平（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го уровня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实现教育现代化、统一语言、共同的文化进程。<sup>5</sup>当然，扎吉德运动的某些内容与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比较相似，甚至有的内容直接源于泛突厥主义，但并不能因此就将扎吉德运动完全视为泛突厥主义的表现。有观点认为，殖民政府和传教士指控扎吉德人士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实际上是扎吉德人士对实施了数个世纪的“分治”政策的被迫回应，具有自卫的性质。<sup>6</sup>但是，笔者认为，扎吉德运动与泛突厥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难以将它们分离，主要是因为迦斯普林斯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因此，应该把扎吉德运动放到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这一更大的背

<sup>1</sup>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С.644.

<sup>2</sup> “旧教学法”（усул-и кадим）的本质是，教学者认为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和其它宗教经典便足以获得知识，也就是说，用背诵记忆替代通过理解来掌握新知识。“新教学法”（усул-и джадид）则是基于阅读和学习的语言基础，来学习被排除在传统的穆斯林学校教学大纲之外的世俗课程。详见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15.

<sup>3</sup>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магил бей Гаспринский// Федерализм. 1999. №.1. С.209-211.

<sup>4</sup>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4.

<sup>6</sup> Назира Нург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и, 2008. С.143.



景下进行研究。

在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鞑靼人觉醒之前，俄国突厥穆斯林精神文化统一性的整合基础是穆斯林学校。而到了 20 世纪初，扎吉德运动成了他们进行族际整合的有效因素。该运动涉及到包括宗教、文化、性别平等、非殖民化、国家建设等在内的很多重大问题。这一运动，以俄国突厥鞑靼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主导，同时含有穆斯林统一的宗教因素和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后来还借鉴了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人的思想。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之前，该运动一直致力于消除俄国突厥鞑靼人的宗教和文化落后性。<sup>1</sup>后来，由于迦斯普林斯基引领了声势浩大的、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扎吉德成员便在教育领域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活动。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俄国境内已有 5000 多所突厥语民族学校使用迦斯普林斯基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它们都属于扎吉德学校。<sup>2</sup>在扎吉德成员看来，通过新教学法培养起来的、以民主观点和宽容性为特征的“新型穆斯林”，是唯一一股能够阻止穆斯林社会内部的敌对和非一体化，即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苏菲派和萨拉菲派等的力量。<sup>3</sup>与此同时，扎吉德运动有了更多的政治表达。例如，在突厥斯坦，扎吉德成员声称支持行政机构改革，要求更改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通行的法规，停止从俄国欧洲部分向突厥斯坦移民，减少对居民的征税等。但是，扎吉德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未能将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政治取向联合起来，而是充斥着诸如穆斯林改革学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清教徒思想等多种因素，<sup>4</sup>如同一盘散沙，从而日益分裂，并随着迦斯普林斯基的去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扎吉德运动的推动下，俄国主要突厥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运动及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这在突厥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5 年俄国革命以后，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俄国进入了政治繁荣期，只是这一时期持续的时间较短。1904 年 2 月 8 日开始的日俄战争，激励了整个突厥语世界，尤其是在突厥鞑靼人的主要居住区喀山。在突厥鞑靼人看来，日本的胜利、俄国的精神和政治挫败，给了他们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例如，日俄战争期间，他们成立了非法的政党“自由党”(Hurriyet)。该党宣扬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吸引了大量突厥鞑靼族知识分子。<sup>5</sup>正是俄国的战败和随后爆发的 1905 年革命，给了突厥鞑靼民族主义者公开并合法地宣传自己思想的机会。在喀山、克里米亚和周边地区、以及中亚等地，这种宣传引发了大量政治事件，使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时期。

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中，突厥鞑靼人仍然表现得最为活跃。召开全俄穆斯林大会是突厥鞑靼人多年的梦想，他们终于在 1905 年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05 年 8 月 15 日，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下诺夫哥罗德召开。大会虽未获得政府批准，但却实现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三大俄国突厥穆斯林精英群体的联合。与会精英大致代表了四个阶层：一是迦斯普林斯基、А·托普奇巴舍夫、Ю·阿克楚拉(喀山)、Ф·卡利米代表的全民族政治活动家；二是 Р·依布拉基姆、М·比基、Г·阿帕奈(喀山)代表的乌里玛和反传教宣传的活动家；三是 А·侯赛因诺夫、Г·侯赛因诺夫、В·亚乌舍夫、М·З·拉米耶夫代表的大资本家(城市团体领袖和慈善家)；四是 Т·М·捷福克列耶夫、С·Г·姜秋林、Ш·А·希尔特兰诺夫、С·Г·阿尔金(喀山)代表的穆尔扎(鞑靼贵族)缙

<sup>1</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7.

<sup>2</sup> Хайрулдинов М.А. Этнопедагогика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иев: Науковий світ, 2002. С.116.

<sup>3</sup> Назира Нург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143.

<sup>4</sup> Абашин С.Л., Арапов Д. Ю и д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8. С.280, 282.

<sup>5</sup> Ayas Ishaky. Idel-Oural. P.35.





绅和城市活动家。<sup>1</sup>大会决定组建全俄穆斯林联盟（Бүтөнрусие иттифак аль муслимин），迦斯普林斯基当选联盟主席，通过了建立总部位于巴库的执行委员会、并在突厥鞑靼人的其它居住中心建立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更像是一块“探路石”，会上没有反政府言论，甚至强调，必须在符合全俄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突厥穆斯林代表提出的目标。<sup>2</sup>10月17日，全俄穆斯林联盟宣言发布，标志着该联盟获得了合法地位。宣言第一条确定了“俄国各州穆斯林在社会文化政治需求和当代俄国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取消现行法令、政令和行政惯例对穆斯林做出的所有例外和限制，使穆斯林与俄国臣民在所有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上完全平等”；第二条确定了穆斯林精英的目标——“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该国的法律秩序”。<sup>3</sup>在政府没有追究的情况下，突厥鞑靼人便顺理成章地把全俄穆斯林大会当成了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又一个载体，准确地说，是进行政治斗争的载体。

在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召开前夕，根据1905年3月3日俄国沙皇颁布的诏书，俄国开始准备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探路”成功后，突厥鞑靼人认为应该抓住杜马选举的契机，使突厥穆斯林运动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这就是他们于1906年1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的主要目的。大会决定，在选举中把突厥鞑靼代表的选票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合并起来<sup>4</sup>，这在当时是加强突厥穆斯林政治发言权最明智、最现实的方案。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1906年4月第一次俄国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有25名穆斯林代表当选国家杜马议员。<sup>5</sup>这两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做出的决定说明，“突厥穆斯林团结”的思想，没有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目的，特别是迦斯普林斯基在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与俄国的历史联系是突厥同一性的轴心”的观点，<sup>6</sup>它们只会促进“俄国穆斯林有组织的统一”，在内容上包括有利于俄国穆斯林利益的改革方案。

第三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于1906年8月在马卡里耶夫召开。由于国家杜马中穆斯林派系的斡旋，该次大会获得了政府的许可，因此第三届大会的参会代表多达800人，但与会者大部分是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鞑靼人。此次大会将全俄穆斯林联盟改组为政党，迦斯普林斯基、玉素甫·阿克楚拉等15名领导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大会提出了俄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实施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按民族比例划分议会名额等要求。该届大会具有浓厚的泛突厥主义色彩，而且还努力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例如，在语言问题上，大会决定使用以土耳其语君士坦丁堡方言为基础的全俄突厥鞑靼人通用标准语，反对在学校中对突厥鞑靼族儿童强制学习俄语，努力在俄国鞑靼族学校中使用土耳其教学大纲等。<sup>7</sup>

在这些大会的激励下，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高潮，不仅在圣彼得堡、第比利斯、奥伦堡、托木斯克、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等地发行突厥语报纸，而且还出现了“Tanchi”社会革命党、社会民族党等突厥鞑靼人的政治组织，以及“Shakirdlik”（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的生活”）、“Shakird”（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等穆斯林青年组织。在1907年2月第二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有35名

<sup>1</sup> Мухетдинов Д. В.,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 начале XXI в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традиц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НГУ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1. С.282.

<sup>2</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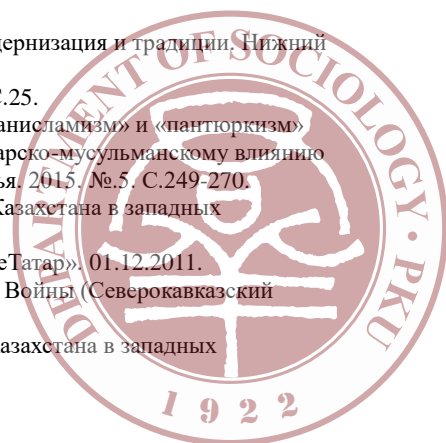
<sup>3</sup>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5. №.5. С.249-270.

<sup>4</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8.

<sup>5</sup>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Татарская деловая газета «Татар». 01.12.2011.

<sup>6</sup>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С.25-35.

<sup>7</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9.



穆斯林代表当选议员。<sup>1</sup>

然而，1905年革命开始后，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政治“繁荣”期并未持续很久。随着1905年12月5日日俄战争的结束，和俄国第一次革命在1907年上半年的最终失败，帝俄的国力开始恢复，政府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国内事务上。俄国穆斯林问题是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年）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地方自治的要求，1910年1月，在斯托雷平倡导下召开了穆斯林问题部长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1911年1月15日，斯托雷平又向部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在穆斯林民众当中遏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影响力的措施》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了双泛分子活动的主要表现：一是数万名接受了洗礼的异族人（инородцы，帝俄对其境内的非斯拉夫和非欧洲民族，特别是对东部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轻蔑称呼），在1905年改信伊斯兰教并积极宣传伊斯兰教；二是宗教和文化教育领域集中到接受了鞑靼人学校教育的宗教人士手中；三是异族人的普通教育机构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鞑靼人色彩；四是出现了一系列穆斯林—鞑靼慈善机构、出版机构、定期刊物；五是鞑靼族知识分子和鞑靼人的刊物，公开进行反对国家和俄罗斯人的宣传；六是与土耳其和埃及建立了联系，青年人到国外教育机构留学。面对这些问题，部长委员会从宗教、文化和行政三个方面制定了对应之策：一是加强东正教会在国家文化活动领域内的地位；二是根据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调整学校教育事业；三是调整伊斯兰教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国家对其表现的监控。<sup>2</sup>此时，俄国社会上的右派保守力量得到加强，面对发展迅速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他们着手进行反击。1907年6月初通过的新版国家杜马选举法，增加了有产阶级代表的名额，减少了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突厥鞑靼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人数也大大减少。因此，在1907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中，只有10名穆斯林被选为议员，1912年第四次杜马选举后只剩下6名穆斯林议员。<sup>3</sup>与此同时，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生活的自由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限制，他们的联合被阻断。此外，帝俄政府还通过专门决议，禁止喀山鞑靼族教师到哈萨克草原和突厥斯坦任教。到土耳其、印度、埃及、阿拉伯等国接受了宗教教育的俄国毛拉，被禁止在俄国境内从事本职工作。帝俄政府加强了对突厥鞑靼定期出版物的审查力度，突厥鞑靼人在市政机关里的人数也被缩减。<sup>4</sup>由于受到帝俄政府强大权力的制约，加上俄国穆斯林内部不统一、缺乏政治斗争力量和经验、单纯依靠精英推动而又没有外部力量支持，他们的政治斗争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扎吉德运动的日趋走低，特别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失利，使突厥鞑靼族领袖们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实现民族目标，仅依靠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外部帮助，他们不可能使自己摆脱俄国的统治，所以必须与境外的同胞联合起来。在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后，俄国的突厥穆斯林精英开始按地区特征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俄国穆斯林社会运动逐渐分解为各个民族的运动，<sup>5</sup>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还有一些穆斯林政治活动家开始离开俄国。在后者看来，奥斯曼帝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帮助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外部国家，因此必须加强与奥斯曼政府的联系。<sup>6</sup>这种结论加上帝俄政府的打压，迫使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阿雅兹·伊斯哈吉等多位著名的领袖移居君士坦丁堡。逐渐分化并失去了主要领导力量的俄国突

1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2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3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4 Ayas Ishaky. Idel-Ural. P.37.

5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6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71.



厥穆斯林运动，也走向了终结。

## 五、几点思考

俄罗斯学术界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研究和争论，仍然在进行，并且把对该问题的研究与一系列历史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试图找到俄罗斯现今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源头。不可否认，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与俄罗斯及其穆斯林社会密切相关，而且还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操突厥语诸民族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前文的粗疏研究，笔者认为：

首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这场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回击。泛斯拉夫理论的主要代表、政论家 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依次更替。斯拉夫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体现者，具有充分发展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历史政治的天赋，是最高文化历史类型；而其他民族不过是人种原料，他们的文化历史类型只能得到局部发展。依据这种理论，斯拉夫是优秀民族，当然负有“解放”和统治其他民族的使命。<sup>1</sup>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对非斯拉夫人进行文化同化，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生存空间，俄国穆斯林精英借助了所谓的突厥身份。

其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大主要载体——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统一，甚至出现了分歧较大的观点，例如在学校教学大纲的选择上。不可否认，这种脱节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后来迅速失去内生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内部存在分歧，而且还缺乏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俄国穆斯林知识精英在忠于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支持含有宪政和社会公正思想的宗教—文化革新，但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只能算是“半革命家”或“改良派”。而且他们内部在政治取向上还存在“亲俄派”和“亲奥（土）派”的不同，在教育取向上则存在“新教学法”和“旧教学法”的分歧。另一方面，“双泛”宣传活动并未在广大突厥穆斯林民众当中取得明显成功，他们更愿意留在统一的俄国，而不是分离出去。同时，在突厥穆斯林居住地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生活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生活的中亚地区，克里米亚鞑靼人、北高加索的多个山地民族和阿塞拜疆人生活的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还存在一系列阻碍俄国穆斯林社会统一的因素：如在自然气候条件、社会发展水平、民众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地区精英的利益诉求、对俄国发展前景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帝俄政府并没有否定广大穆斯林民众对俄国的忠诚，即使是在制定《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时，仍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政府措施不应限制宗教自由、排除伊斯兰信众的特质等<sup>2</sup>。

第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主体是鞑靼族知识精英，活动范围集中在俄国本土，而且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分裂主义要求，直到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移居奥斯曼土耳其后，特别是 1916 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和 1917 年二月革命后，俄国部分穆斯林才有了明显的分离诉求。但此时的主导力量要么位于俄国境外，要么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都离开了俄国的中心区域。1916 年中亚民族大起义，使俄国穆斯林民族运动的分化更加明显。伊斯兰激进派领导者开始鼓动伊斯兰教的卫士，把穆斯林地区从俄国分离出去，他们还与俄国在一战中的敌人土耳其和德国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参加起义的多数普通民众则不支持这种分裂主义行为，他们保持着对帝俄政府的忠

<sup>1</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17-118 页。

<sup>2</sup>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 Вестник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4. №.2(31). С.17-21.



诚。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穆斯林精英又提出了从自治到完全独立的“自治权”，以及建立本民族独立武装的要求，如北高加索穆斯林山民就组建了一个师。但广大穆斯林民众仍对俄国心存留念，如鞑靼穆斯林民众就曾“真诚地表示他们不喜欢独立，不相信独立，认为在帝俄政府的统治下生活得要比独立时好得多”。<sup>1</sup>

第五，迦斯普林斯基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和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领袖，使这场运动含有泛突厥主义的内容是必然的，但泛突厥主义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更应该说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觉醒的重要产物，并伴随着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但却并没有因为后者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究其根源，是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土耳其重获新生，并在其推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到俄国和苏联。

最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繁荣期，与泛突厥主义走向政治化的时期有所重合，但“此政治”非“彼政治”。从前文来看，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为主；而根据玉素甫·阿克楚拉于1904年发表《政治的三种形式》一文，比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更有发展前景的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基于民族因素的政治突厥民族”。<sup>2</sup>当然，也可以说，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是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但是，两种“政治”似乎还是存在着现实与虚幻、低级与高级或者短期与长远的差异，只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式微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的主阵地，使这些难以清晰地展现出来。泛突厥主义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实现了更深层的政治化，并一度成为大国对俄罗斯（苏联）、中亚和我国新疆进行分裂的工具，它对世界历史和地区局势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在。

## 【论 文】

### 德国少数民族：两种认同的互动平衡<sup>3</sup>

黄柯劼<sup>4</sup>

#### 导言

本文基于历史进程，对在德国获得官方认定的四个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加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德国当代少数民族政策做一分析。本文指出，欧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就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对于德国这类非传统移民国家来说，由于国家认同更多地由战后宪法决定，因此国内少数民族的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大，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较少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增强自身民族认同，维护自己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境内少数民族有时需要借助政治手段、基于国家外交局势，在统一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维护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于德国的分析，我们将能更好地在欧洲本土框架下理解“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诸多特征。

<sup>1</sup>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С.17-21.

<sup>2</sup>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 24.

<sup>3</sup> 本文发表于《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

<sup>4</sup>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后、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博士

